

漫长的路 感恩的心

□ 公共课教学部 陈绘兵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的高考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细枝末节的过程已渐渐模糊，难以忘怀的只有那条迷茫艰辛的路和一颗知足感恩的心。

我从小就痴迷画画，希望能通过走艺术这条路改变人生，但由于环境和家庭条件所限，始终没有机会得到专业的系统训练，所以一直苦苦在黑暗中编织梦想，这个无助、绝望的过程持续了很久。到了高二下学期，维纳斯的诱惑使我再也无法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于是便毅然决定离开学校，到了一所专门从事美术培训的职业学校，追逐七彩梦想。

远离家乡在外求学的日子并不好过，除了生活的艰辛外，高考竞争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八十年代的高考招生人数不像现在那么多，名额是按地区分配的，要想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意味着专业课成绩和文

化课成绩都必须名列前茅才会有胜算，但二者很难兼顾：埋头练专业就会忽略文化课的学习，专注于文化课又无力与专业课好的考生竞争，这对考生来说是一道难题。第一年高考，志在必得的我，栽在了文化课上，以9分之差与梦想擦肩而过。复读一年，卧薪尝胆，发奋努力，不舍昼夜，终于以较大的优势，梦想成真，其中的纠结、煎熬，难以言表，刻骨铭心。

记得我高考那年的夏天格外炎热，考完之后一直在家等结果。最先得知我被录取消息的是姐姐，至今也忘不了她当时激动兴奋不能自己的表情。为了核实结果的准确性，我去学校门口发榜的地方看了一遍又一遍，当真切地在张榜的大红纸上看到我的名字之后，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好梦成真，心里充满了感激。感恩姐姐，为我学艺术、考大学含辛茹苦，无私奉献；感恩李伦老师，悉心启蒙引导，为我实现梦想殚精竭虑，不弃不离；感恩家人在我最

落魄最艰难的时候，给我最温暖的鼓励和最坚定的支持。当然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当属对国家高考制度的感激，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荣幸骄傲，受益至今。人生不能假设，但如果不是高考，我的生活肯定不是现在的模样。

众所周知，高考是我们国家当下最公平、最公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是这项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的改革以便更好地实现公平、公正，服务于国家的教育、教学的评价，有利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一条漫长的路，一颗感恩的心。这就是我的高考记忆，有坎坷有艰辛，有汗水有眼泪，更有心想事成喜悦和骄傲。

万众瞩目的2023年高考落幕了，祝福每一位考生，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每一个心怀梦想并为之不懈努力的人所求皆如愿！

的中学时代，我心中没有不舍，只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家国的热爱。

第二次是今年三月的退伍，本以为退伍那天会是少年荣归故里的苦尽甘来，会是理所当然的撒野狂欢。可真到那天，我只感到不真实，和对陌生世界的恐慌。军营不

者，可六月这个小伙伴截断了我回到现实的路，让我停泊在这陌生的假象里。我看着眼前的候车屏，久久无法回神。

部队是一轮烈日，靠近他时，他的灼热会烫伤我，可远离他的光时，适应的热会转冷，熟悉的亮会转暗。时光小船带走了我的军旅，也带走了我的光芒。

思绪朦朦胧胧，我已驻足在原地愣了有一会儿了，我摇摇头，又想抬头看一看天上的时辰，却被头顶的树叶遮了个尽。我又开始了发愣，好像非要站在原地透过这片树叶的缝隙看见什么才肯继续走。

忽地，树叶的窸窣声里传来了开怀的笑意，我循着声音望去，看见不远处有一位姑娘，双手高举着蓝天，满面春风，笑靥如花。恍惚间，我头顶的树叶飞开了，一束光直直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看见她的帽子飞起，落在了“天下为公”的石碑上。

励志坊里的六月

□ 计算机学院 姚昊

我相信即便有再大的困难，中华民族也将用血肉之躯高筑钢铁长城，抵御一切来犯之敌。我鼓起勇气，走向了属于我的战场。

高考结束，一场曾经以为会惨烈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役，平静地结束了。当迟来的时间小船来回收我

是学校，出了大门再回头便只看得见荒芜。他仿佛出尘于世的桃花源，为客一次入园，便已今生有幸。

坐在高铁站等着通往家乡的列车，我的眼睛不受控制的辣，我好久没有那样狼狈，我想把自己再藏进困倦里，希望梦醒之后我还在熟悉的铁架床上。我做到了前

交点

□ 海洋学院 马忠诚

倾泻而落的晚霞渲染了街道的颜色
似离别前踌躇充斥内心
追寻着光 凝望远方
此生是苦是乐的篇章
走向无尽的旅途 记下点点时光

言语交谈中产生的意义
将我与世界纠缠
不舍与欣喜中流露的真情
我用双手呵护藏入心底

被黄昏晕染出的天空
是否能够映照出你我重逢的场景
沿着记忆追寻
我把过去日常演绎成不绝的弦音
声嘶力竭我还在挽留一刹的记忆

无常轮转的时光啊
消逝后留下点点星
闪烁在过往的路途
那熟悉的声音我从不曾忘记
那永不褪色的回忆依然弥漫我心

错落交织的未来旋律
在时间长河奏出铮铮回响
喜悦与困惑中显现出的情绪
总有一天会使命运动容

无数星辰从天而降
是与你一同见证的永恒
耿耿星河将这长夜点缀
笼罩于黑暗中的前方
不见终点的明天还在等待我们
沿着道路径直走去
一定会有再次相逢的交点



六月若有颜色，那一定是彩色，不同于春色的绿、夏色的红，秋色的棕和冬色的白，她像是夜空中绽放的烟花，有光彩夺目的短暂，也有冷却归尘后的别离。

我漫步在致远路的明媚下。阳光会为万物镀一层金色的暖，我不喜燥热，便躲进了树荫里。清凉间，瞥见了在励志坊里的小径上与青春留念的学子们，我才意识到，彩色的六月又来到了。

六月是个喜欢恶作剧的小孩子，她踩着时间叠成的小船，顺着岁月的涟漪流向我们，脚步轻轻，甚至蹑手蹑脚，她喜欢先酝酿一场风雨，淋得大家都无心注意她的造访，待风平浪静时她走过彩虹，挥一挥衣袖，便带走了青春。

我人生中有两次印象深刻的毕业。第一次是三年前的毕业，学校原计划只放一周的暑假，二月五号准时开学，而好巧不巧，那时新冠疫情爆发，我们在家开始了三个月的网课时代，五月多回学校一横考试，高考延迟一个月。

那时我们是孩子

□ 外国语学院 刘雨涵

手握一小灯，乘着树的黑影，探索几处小林。我一直坚信，人生于自然，渴望活于自然，心无杂物的孩子，好奇而无畏。

在乡间长大的孩子们是一群一群的，几个小伙伴，年龄不相称，身高不匹配，却杂处乱跑一起跑着，脚踏过泥土，偶尔掺杂几点鸡粪。

偷摸地，迅速地，那几个小孩来到桥洞下，两侧洞壁处有两条延伸出来的细细水泥块，孩子们脚小，身子贴着墙壁，缓缓移动，前面领头的先到达尽头，转过身来，看着他的伙伴们，满脸喜色，却没有嘲讽，没有自傲，只是等着小伙伴们到达尽头，体会和他一样的快乐，然后重新开始，无休止地尝试，跟从自己的内心，锻炼着一项不起眼的技能。这种主动性的训练，被成功的满足感和失败的挫败感推动着，彰显的是探究自然的本能，是向大自然证明自己本能的，是本能所以不曾畏惧，没有理由选择放弃。

和桥洞相衬的是桥顶的夕阳，大大的，红红的。桥上，日光泻在蹬着三轮车的老人上，弯腰握着车把，车上是刚打好的小麦粉。孩子们甜甜地笑着，向着走远的背影，嘴角溜出脆生生的“爷爷好”。前面的身影，一手攥着车把，一手伸向空中，挥舞几下，然后淡出视野。

孩子们不惧见到的，却害怕未知的。可生活不就是将未知的渐渐知道的吗？害怕从来都不是不能的理由。天还没黑，探险还未结束，一棵歪倒的树，横在岸边，在桥下小溪两侧的小树林里。小树林里通向河流的小路，窄窄的，是踩出来的，夹杂在大片的拉拉秧上，这是一种可以黏在裤子上的植物，当然它还可以划破你的皮肤。花儿总是惹人怜惜，它们不静不闹，小簇小簇的散在拉拉秧之间，悄然为这条路加点面子。

树丛之间，几个身影相继闪过。他们来到岸边，排好队，一个连一个踏上“独木桥”。身姿轻盈的，走完一次，快速排到后面接替，开始不稳的，下去再上来，继续前进。不管是顺利的还是不顺利的，他们都有一个和谐的目标——一个接一个……

令我感到怀念的不仅是与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更是那种不知疲倦与放弃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复，那种重复正是我现在最缺少的信念感，不停尝试只为让自己变得更好。

有那么一次登山记忆，就是现在，它也是让我感到庆幸的一段记忆，那时的我，似乎勇敢些。

是在冬天，家里人从四方赶回来聚在一起，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总要穿着姥姥戴着老花镜一点一点缝制出的花棉袄，外面还要套个集市或超市买来的“高等棉袄”，大人们在包饺子，边包边说着话，嘴边冒着白汽，时不时冒出几句脏话，或是放声大笑。

我看向门外，向旁边坐着的表哥表姐们提议去爬个山。然后一群最大不过十一岁的少年向着山出发了，山不高，却是自己村里的山，总有种像是想去看自己孩子的好奇，充满着期待。

手里拿着一瓶牛奶，我们穿过马路，走上山上田

间的路。虽是冬天，绿油油的小麦映入眼帘，整个心房都亮堂了起来。我们走着或跑着，脚底扬起黄色的泥土，好不快乐！

我们顺着开出的路绕着山一圈一圈地上去，山上多有松树，即使在冬天也是一片绿色，不知道是它们让冬天显得肃穆，还是冬天让它们更肃穆些。余秋雨先生在书中曾写道：“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我想，这也就是“返老还童”的现实意义吧。那时，嗖嗖冷气钻进我们脖子里，可笑容却实在是明亮啊！

走着，跑着，我们欢声笑语着，慢慢到了山顶，山顶啊，出乎意料的，一眼望去，满是白色的石头，我们狂笑着，这是独属于小孩子的欢呼世界。表哥、表弟、表姐、我和表妹一个跟在一个的后面，小心翼翼地踩过一个又一个大石头，那石头久经岁月的洗礼，俨然成为孩子们心中最为干净的白色岩石。“我们该怎么走？”表姐问道，闻声望去，我不禁一惊，在她前面，是“巨渊”，两块不相连的石头，宛如两处离的极近的悬崖。

如果我们选择过去，我们将极快地爬到另一座山上，孩子们勇气大于胆怯，于是表姐开头，一直到我，一一迈了过去，到了表妹，令人遗憾的是，她吓得哭了，没办法，我们又迈了回去，原路返回。

一路上，谁在乎东风的冷冽？心中早已住满了快乐小人。

人们总是怀念童年，想回到过去，也是因为更喜欢那个永远在前行中的自己吧，哪怕在那条路上，他看不清方向，望不到终点，却总有一颗红玫瑰那般娇艳，不是个讨人喜爱的礼物，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它独自守卫着漫天星空。



本版摄影 自动化学院 张婧/摄

